

吴风越雨

香飘九州

铁匠 文

满天星辰,月亮在银河里轻轻地摇晃着小船。梦幻般的小星星,如女神那神秘的眼睛,而月光是她的几许秋波。阳羨南部山区,有翠绿的万顷茶场,微风徐徐,碧波荡漾。茶的绿洲,陶的故都,在华夏大地久负盛名,说的就是我们家乡大宜兴。

哲人常说:人是孤独的。但我不以为然。在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,或者是刚下过一场暴雨的黄昏,哪怕是满天飘雪的隆冬,你打开音乐,乐曲响起,你泪流满面,你灵魂深处盛开了忧郁的花朵,这个时候,你不妨来一壶阳羨茶,绿茶也好,红茶也佳,茶的香味沁人心脾,那么,你还孤独吗?

圣人常曰:人是害怕失败的。如果某个时候,你正在经历痛苦,失败的沮丧如洪水泛滥,仿佛要淹没你,然而,这个时候,你一杯来自宜兴的茶,那迷人的芳香,一下子扑面而来,你会陶醉在这茶香里,这集萃了天地精华灵气的茶香,能滋润你疲惫不堪的灵魂。茶有道,茶会安抚你,甘露般的茶汤会告诉你:生活终究会苦尽甘来。那么,那个时候,你还会害怕失败吗?好男儿无非是金戈铁马,重振山河!兄弟,来一杯阳羨茶,让我们擂起战鼓,一声长啸,从头再来。

唐代大诗人卢仝的《茶歌》也名《七碗茶》诗云:天子须尝阳羨茶,百草不敢先开花。卢仝,河南济源人,他少时家贫,但其人勤奋好学,不愿入仕,卢仝酷爱饮茶,喜茶如命,时常借茶消愁,以抒发他心中对当时社会黑暗的不满!孟简派人送了他宜兴的阳羨茶,他连喝七碗,每碗感觉不同,从唇齿留香,到入喉品味,感觉犹如神仙,胜过帝王,故而写下这流芳百世的名句!

宋代大文豪苏东坡,对饮茶钟爱有加,茶是他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在苏轼的诗词文章里,茶叶、茶香、茶汤的描绘信手拈来,大文豪的品茶生活,是宋代茶文化繁荣发展和宋朝那个年代人们生活美学的一面明镜,折射出那个遥远时代的独特韵味。

苏东坡有他专属的“冰美式”,他完全依赖喝茶来提振精神,茶瘾非常大。诸君,我们一同来探秘这位大家的喝茶之日常百态,略举一二。

“春浓睡足午窗明,想见新茶如泼乳。”——摘自苏轼《越州张中舍寿乐堂》。

这句话的含义为:睡了一个午觉,美美地酣睡,正午的窗户明亮,醒来之后,第一件事就是想泡一壶茶,最好是产自宜兴(古称荆溪或阳羨)的茶叶。他内心对喝茶的渴望非常强烈,十分向往。生活在当代的咖啡爱好者,一定能深刻体会这种渴望的感觉,有一种非常隆重的仪式感,这仿佛与我早上起床后先来一杯美式咖啡的向往,有异曲同工之妙,完全一致!

“沐罢巾冠快晚凉,睡余齿颊

带茶香。”——摘自苏轼《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》。

这句诗的意思为:洗澡之后,月色当空,趁着夜里的清凉喝一杯茶,即使已经入睡,茶的香味,依然在齿颊间回味无穷,久久萦绕不散。这就是宋代版本的晚安茶治愈仪式,是重要的一个生活场景,一日不可无茶,喝茶贯穿了一整天的生活与工作。

饮茶文化及中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,承载着几千年的历史积淀。饮茶文化起源于遥远的古代,倡导“和、敬、清、寂”博大精深的生活哲学和美学;祖国中医文化源远流长,以《黄帝内经》为纲领,着重强调阴阳平衡、天人合一。这二者在中国的浩瀚历史中相互交融,交相辉映,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科学生活方式和宝贵的健康理念。

祖国中医认为:茶也是一种药,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对茶这样描述:“苦、甘、微寒,无毒。”中医科学理论认定:甘味多补,而苦味多泻,喝茶既有苦味,也有甘味,上好的茶大都先苦后甜,尤其产自宜兴的碧螺春是这方面的显著引领者。人立于天地之间,天人合一,天地气的轮换变化,季节交替,每时每刻,随时随地影响着我们的身体。

假如天气变冷,湿气太重,像体质虚弱的、畏寒血气不足的,那么不要选择绿茶及白茶;如果天气干燥,那么可以选择乌龙茶;如是暑热炎炎,酷暑难耐,那么绿茶、白茶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苦味能清热、解毒、消暑、消食、去腻、利水、通便、祛痰、祛风等;甜味则能生津、止渴、益气、益寿。尤其是现代的人,生活节奏非常快,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,一方面精神高度紧张,应酬多,暴饮暴食,生活压力巨大,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,耗费着大量精力,另一方面,睡眠的质量较低,对身体健康重视不够,保养不足,长此以往,造成了身体健康状况的透支。在这种情况下,注重喝茶,尤其是喝好山好水产的好茶,会特别有益于健康。我们宜兴人就热衷喝茶,特别喜爱自己家乡土地上生长的阳羨茶,因此,宜兴人健康、阳光、热爱生活;宜兴也成为人们越来越喜爱的旅游目的地。

我爱茶,无比热爱,尤其是热爱我们的阳羨茶。阳羨茶的翠绿鲜活,让人神往;凝视她,她的纯粹,让人们的灵魂为之动容;而阳羨茶的深红凝重,让人感动,深闻她,她的馥郁,让人们的胸怀,为之开张。

在祖国的南疆北域,在飞驰的高铁上,在奔腾的长江和黄河之畔,在草原雪地,在大都市,在珠峰营地,我都闻到了茶的芬芳!

在我的办公桌上,我用铜官山的泉水,泡了一杯绿茶,碧绿的茶叶,在水杯里起伏沉浮,我注视着,陷入了沉思:

醉人的茶香,飘出了窗外,飘向了九州……

人间物语

人间小饭馆

宋丽娟 文

在琉璃灯影与丝绸桌布构筑的饕餮殿堂里,人们总不自觉地挺直腰背。那些龙吟凤鸣的雕花冷盘、红毯铺就的表演舞台,将用餐变成了一场盛装出席的仪式。相比之下,你更青睐转角巷弄的小饭馆。褪色的木招牌在晨光中轻晃,铁锅沿边升起的白雾中,葱花爆香声噼啪作响——这才是最抚慰人心的烟火人间。

那年,你初入榕城福建师大求学。这座环山而建的百年学府,山野趣味与市井烟火奇妙交融。侧门外的学生街蜿蜒向上,晚上是熙攘的学生群体,清晨却是本地人摆摊的菜市。地面随处可见成堆的秋刀鱼、整盆的花蛤蛭子,青石板上的油渍反光里,藏着地道的闽味密码。

锅边糊铺前,紫菜如黑蝶,悬浮在米浆里,配着焦圈“咔嚓”的脆响,这是穷学生最奢侈的晨课。莆田卤面的窗口永排长队,琥珀色的汤汁中,花蛤如贝壳般绽开,虾米、香菇为点睛之笔。“不要花蛤!”初来闽地的北方学子总这样叮嘱。“怎么能往面里放带壳玩意儿”,你时常,叽叽咕咕,向本地室友诉说不解,她却只笑你不懂。若干年后,你早已痴迷海鲜,见到花蛤总怅然:傻!那时忒年轻了,少年不识愁滋味,少年更不识山珍海味!

暮色中,“咚咚”捶打声从鱼丸铺传来,路边的芒果树都被惊落了青果,时不时,咕噜咕噜滚落一个。老师傅的手臂肌肉随着节奏起伏,这分明是《山家清供》里“跳丸炙”的现代回响。鳗鱼丸、鲨鱼丸、肉燕们,便在一声又一声不停歇的捶打声中逐渐细腻,而终于圆胖起来。念书的人,捧着书本,一页页,也终于翻看到了毕业那面。南方的汤面,南方的人,岁月倏忽,情味淡远流长。

多年后因工作踏足桂林,漓江的山水固然惊艳,但你更难忘在博物馆后街独自散步时偶遇的那家米粉小店。店内无遮蔽,临街敞着柜台。店主舀卤水时手臂的颤动,酸豆角滚落案板的痕迹,都有“莫笑农家腊酒浑”的深意。“米粉四元二两”,招牌的内容和风格与北方迥然不同。“南方人胃口总是小的”,你暗想。却因低估分量而点了双份,店家笑笑,将盛好的米粉转赠给了邻座一对母子,并不多收钱。阳光穿过老榕树,在粗瓷碗里投下晃动的光斑,望着店主午后静坐的背影,你恍然想起柳宗

元的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。被贬十年,他留给后人的既有独钓江雪的孤绝,也有“岩上无心云相逐”的静谧。人海沉浮,生活既往不咎,比如具象于一碗米粉。

绍兴的温情则藏在亲戚家的灶台间。那年和母亲去绍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游玩,顺便探望六妹——按辈分你要喊奶奶的人。她们叙旧,你则独自寻访沈园墨迹、百草园旧事,还去了会稽山麓的大禹陵。信步庭院,碑文诗句随行。正值盛夏,日光灼眼,一步一景。你站在辽阔无人的景区里,遥想过家门不入的治水英雄禹,仿佛听到历代文人的颂歌作响。归来,“六妹奶奶”已煨好女儿红,她在绍兴经营一家小饭馆,做一桌好饭,只须臾之间。霉干菜猪肉酝酿醇香的当口,母亲斜倚厨门,剥着水煮花生,半天也不见吃一个,只顾跟“六妹奶奶”絮叨了。她们从小一起长大,青年时期共同外出谋生,扶持着渡了很多难关。中年后,为着生计已多年不见。现在好像十年前,两人刚做工归来,隔着过道,抬高嗓门对话的场景。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的深巷中,陆游定也亲闻过主妇们的谈笑吧?从无遮拦,花枝乱颤。

洛阳老城的胡辣汤铺前,总蹲着捧碗的食客。花椒在舌尖炸开的瞬间,应天门前的铜驼昂首长嘶。西安回民街上,掰馍老汉的皱纹里藏着丝路驼铃,辣子油在泡馍里晕开的红晕,恰似唐三彩釉色的流淌。你又是啃又是嚼,竟一个馍也吃不完,那案板震颤扬起的面粉,可不就是黄土高原的雪,可不就是黄河流域的沙,江南人唯有望而兴叹。

从东北铁锅炖蒸腾的云雾,到云南米线碗里的春色;从重庆火锅翻滚的红浪,到岭南煲仔饭底的焦香。每个灶台都是微缩的地理志,每双筷子都在丈量文化的深度。

钱锺书说:“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。”而小饭馆的滋味,确是《清明上河图》里最生动的段落。当我们在不锈钢餐盘前大快朵颐时,咀嚼的何止食物?分明是千年农耕文明沉淀的集体记忆,是异乡游子的心灵慰藉,是市井巷陌最本真的生活图景。

莫道庖厨皆琐事,一勺风物见河山。那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小饭馆,用最朴实的滋味,串联起人们对脚下土地最深沉的爱恋。



世界

摄影 徐琳婕